

一生恋上汉江石

□ 李永明

美丽的汉江不仅风光旖旎,水色蔚蓝,更重要的是盛产一种自然天成,或似花鸟草虫或似生禽猛兽的石头,这些石头图案栩栩如生,独一无二,饮誉大江南北的汉江奇石。美丽奇妙的汉江石,引来无数追捧者,他们行走汉江两岸,以石为乐,乐此不疲。鱼锦鸣就是其中的一位,并以品种多样而活跃收藏界。

老鱼今年77岁高龄,是土生土长的安康人,走进他的奇石收藏间你会发现,这里简直是汉江奇石的世界,2000余块奇石错落有致,惟妙惟肖的展现在人们的眼前,让人震惊称奇。原来,1970年底,退休后的老鱼闲来无事便来到汉江边转转,一来二去,对汉江和汉江奇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并开始收藏奇石。他熟悉汉江水域,每次洪水过后,便来到汉江沙洲寻找奇石,每次外出时骑自行车,手拎一个大塑料袋布袋,脱脚下水,在汉江退潮的地方寻找奇石,左顾右盼,四处寻找,不断在砂石堆里翻捡着,用自己的眼光扫视着,将一块块有图案的奇石用铁刷冲洗干净,放进口袋里。每发现一块好奇石时,如发现新大陆般的高兴。每次捡石时,全身都落满了泥浆,浑身湿透,坚硬的鹅卵石和锐利的石渣常常把脚底和手臂划破,他克服疼痛,忍饥挨饿,一趟又一趟把捡来的奇石背上岸边,然后召唤儿女前来托运回家。紧接着他顾不上体力疲惫,对捡回来的奇石进行逐个分拣,把形象逼真纹路清晰的奇石放进家里的储藏室,并对奇石进行清理,保持奇石的原有风貌,为了让奇石更加璀璨夺目,他对每块奇石还安置了精致的底座,并给每块石头取了好听的名字,配上美妙诗句,让汉江奇石增添光彩。

30余年来,老鱼养成了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,他每天都要到汉江边去散步健身,一天看不到汉江心里就有些失落。在捡石的生涯中,老鱼积攒了娴熟的捡石经验,汉江奇石一般最多的地方就在汉江的一桥,四桥上下。这里水流平缓,河面开阔,沙洲里的奇石储量最大。夏天捡奇石时,酷暑高温,热浪袭人,他每次捡石归来时,汗流浹背,气喘吁吁,皮肤被晒得黝黑黝黑,但他已习以为常;冬天捡奇石时冷风瑟瑟,河水刺骨寒冷,他不惧严寒,在汉江里寻找着奇石,冷和累抛之脑后,就这样他风雨无阻坚持了几十年,对汉江奇石地热爱到了痴狂的地步。2017年的一天,他在汉江沙洲捡到了一块图案颇似锦鸡的奇石,让他高兴了几夜,这种奇石太难能可贵了。图案是天然形成的,彰显大自然的鬼斧神工,他安装底座后,这块奇石一下子熠熠生辉,每天吸引不少人前来观赏,也有收购商前来收购,但他拒绝了,在老鱼的收购生涯中,还值得他高兴的是他曾经收藏了两块伟人奇石,浑然天成,图案逼真,全家人爱不释手,像宝贝一样珍藏至今。他还收藏了奇石图案为鉴真东渡、藏獒、警犬、汉江垂柳等奇石图案,成为安康奇石收藏中的珍品。

老鱼下河捡石头,研究石头,收藏石头,不仅给他退休后的生活带来了乐趣,同时还给他晚年生活增添了色彩。

老鱼先后参加了省市举办的奇石展览会20余次,他的伟人图像等先后被评为金奖、银奖、铜奖,为安康奇石争得了荣誉。他家里的生活条件一般,儿女们各自成家立业,他靠退休金维持着家里生活,也前前后后卖了十万元的普通奇石补贴家用,但对这些精品,他一直舍不得卖,他这样对子女说:有钱的父母会给儿女留下了丰厚的物质,我没有钱财留给儿女。我要将这些汉江奇石流传给儿女们,让他们一直传承下去,把汉江奇石推介出去,让更多的人爱护我们的汉江,也爱我们的汉江奇石。



童年

唐正飞/文 吴定国/图

在人生的长河中,童年是生命的开始,是希望的开端,镌刻着最原始、最美好的记忆。

不同的时期,童年生活也不相同。在物质匮乏年代,童年是苦涩的,是简单的,朴素的一套衣服穿一个夏天,每一天重复着同一个节奏。在物质丰富的今天,童年是多彩的,是美好的,我们想要啥有啥,不同的玩具、不一样的游乐场所,随时敞开温暖的大门,等待孩子去挥洒童年。

安康日报社退休摄影记者吴定国的这组照片,记录着物资匮乏年代到物质充足年代的不同童年,通过对比,让我们在回忆美好童年的同时,更深深地感受到祖国的日新月异和繁荣富强。



▲1988年腊月二十六了,旬阳县神河镇农村孩子背着木柴在街上叫卖。



老照片



孩子们开运动会前列队中。▲2006年,市第二幼儿园的



▲1989年6月中旬,旬阳县城对面大河南的农村孩子辍学在家带弟弟!



▲1978年春天,安康县红旗小学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来到城郊春游。

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八年多了,每次想起父亲,总有苦涩,空虚,内疚在心底隐隐作疼。这个把我带到世界上的人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,所有关于他的记忆由清晰渐渐变得模糊,甚至于他的音容笑貌。

父亲最终未能逃过73岁的铁门槛。那年春节,父亲的身体状态和精神状态都很好。正月初一,我们一家三代人应父亲的要求,难得拍了一次全家福。照片上父亲的脸色红润,三世同堂的一大家子在明媚阳光下很幸福!谁料正月十一父亲突发脑溢血。紧急送往医院,出血量太大,而且还在继续出血,经过几天的治疗,父亲虽然不能说话,但意识还不糊涂,手指坚定地指着家乡的方向,示意要回家。我们商量后决定,就依照父亲的意思,回家吧!那天是正月十五,父亲接回到家乡卫生院几个小时后就走了!

父亲兄弟三人,他排行老二。父亲命苦,小时患了小儿麻痹症,曾经瘫痪三年,十多岁时,我的奶奶就去世了,父亲和我大就成了没有娘的孩子,由他的父亲、长兄、长嫂抚养长大。父亲虽然只上过四年学,但他终身都没有放下纸笔,一手算盘更是打得又快又准,他一辈子都在自学,因此也成为我们那个地方为数不多的“秀才”,村里人都尊他一声“谭二先生”。大集体时代,父亲先是被选作教员,教冬学,办扫盲班,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扫盲班老师。再后来,五羊河桑树坝改河道,父亲被选去管座房和办伙食,账目清楚,一丝不苟。三线建设时,又

被抽到阳安铁路一个工务段管伙食,换取不多的工分。再后来就是被大队上选中,做了大队上唯一一个供销社代销的营业员,因他账算清,服务好,货真价实,童叟无欺,赢得良好口碑。土地包产到户后,家里孩子众多,缺少劳动力,他选择了回家务农。他满以为凭着一腔劳动热情,就可以多产粮食,发家致富,但是身体单薄的他,做农活并不是他的强项,广种薄收,收成勉强糊口。

毕业那年恰逢撤区并乡,分配工作滞后,我直到11月份才上班,那段时间我心情很烦躁。父亲看出了我的苦闷,炒几个菜和我一起喝酒,他说,“困难是暂时的,我从来都没有觉得你大学读错了!现在不上班,也挺好啊,这么多年你一直在上学,缺乏吃苦精神和劳动锻炼,打明天起,你给我帮忙干农活,掰包谷,打谷子,挖挖地,正好把性子磨一磨,啥时候通知你上班,你就去,慌啥子呢?”从7月

回忆我的父亲

□ 谭照楚

父亲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我们兄弟姐妹跳出农门,父亲经常对我们说:“万般皆下品,唯有读书高。”我从小学一路走来,成绩都很好,最后考上了安康第二师范学校。入学前夕,父亲告诫我,要谦虚,要好学,要本分。进入师范学校,我很羡慕那些从师范学校保送进入大学的中师毕业生,暗暗下定决心,我一定要继续好好学习,争取考入大学。我把想法同父亲一说,没想到父亲非常兴奋,他说我们现在家里是困难,但是你如果能凭真本事考上大学,我就是拉账累债也心甘情愿!得到父亲的精神鼓励,我一心扑在学习上,顺利地考上了汉中师范学院。

份毕业后到11月份上班,那段时间成为我今生难得的和父亲共同劳动,共同生活的一段难忘岁月。我后来教书渐渐教出了一些名堂,很多学生想往我班里转,传到父亲耳里,他很骄傲,逢人就宣传我们学校,还动员家乡一河两岸的小学毕业生到我所在的学校去读书,于是家乡很多孩子因为父亲的宣传,选择上了我所在的学校。2004年,学校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,我通过竞选,由一名普通教师成为学校校长。父亲知道后,非常高兴,让人给我带信,让我谦虚点,一定要把学校办好,不要让大家失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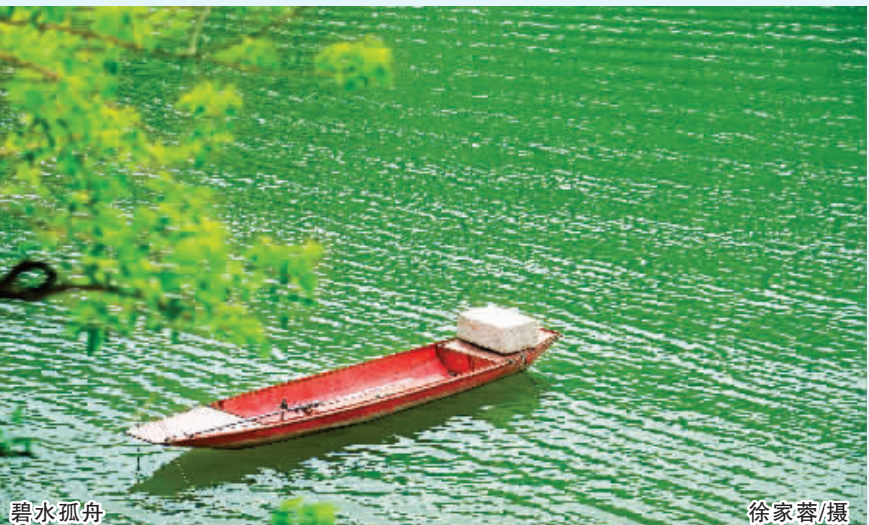
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

——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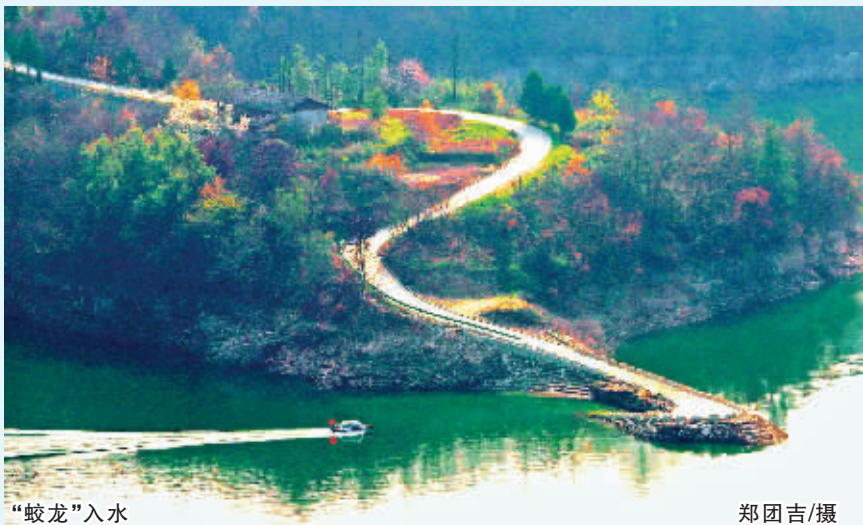
富家河畔

王腊梅/摄



碧水孤舟

徐家蓉/摄



“蛟龙”入水

郑团吉/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报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,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,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,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,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! (策划:吴平 组稿:唐大明 卜一兵)

黄鹂重现

□ 刘光明



黄鹂,喙长而粗壮,约等于头长,先端稍下曲,上喙端有缺刻;鼻孔裸露,盖以薄膜;翅尖长,尾短圆,跗跖短而弱;体羽鲜丽,多为黄、红、黑等色的组合,雌鸟与幼鸟多具条纹。常见的黑枕黄鹂,俗称黄莺,在中国为夏候鸟。常栖息于低山丘陵和平原地带的天然次生阔叶林、混交林,也出入于农田、原野、村寨附近和城市公园的树上,常单独或成对活动。以蝗虫、蟋蟀、金龟子等昆虫和浆果为主食,鸣声洪亮悦耳。安康主要分布于汉阴、平利、镇坪、白河等地。

近年来,因白河生态环境地不断改善,今年春天已匿迹多年的黄鹂又出现在白河人的视线里。日前,在其婉转悦耳歌声的引导下,笔者在县老卫校外的树林中用手中的镜头探寻到它的踪迹。



编辑的话:《汉江潮》是安康日报社旗下专注于新闻评论的个性化微信公众平台。着眼发展与进步,不尚空谈。绝不哗众取宠,努力贴近人心。汉江的体量与汉江的历史,决定汉江有自己独有的呼吸,汉江潮当然也是这样。汉江潮不会有钱塘江潮那样的澎湃激烈,汉江潮的立论也绝不单一追求跌宕起伏、绝不一味期望惊心动魄。在更多时候,汉江潮关注最新的趋向,却力求发出老成持重的言论。不求语出惊人,但求有益社会。这是汉江潮,始于新闻媒体人的试水融合抛砖引玉,却最终希望把安康人的思考与智慧荟萃起来,欢迎广大读者参与投稿,热诚期望互动。来稿请发送至电子邮箱:akhanjiangchao@163.com,我们将择优发布。



请扫描二维码添加关注